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

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正義曰隕落釋詁

文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齊而後言石竇石記聞聞其填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彼見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故文異也三十三年書隕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在天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星石霜言隕雪雹雖言雨者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即稱隕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是月
隕石

是月重言是月隕同日鵠水鳥高飛遇風而逃宋人以爲灾害告於諸侯故書



正義曰書

乙

正義曰

月今諸言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石隕

鵠退俱是宋事事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隕同日也告者不以鵠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鵠水鳥者相傳

爲然春秋考異郵云鵠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鵠者陽禽鵠字或作鵠廣志云鵠古退飛者今

以其首爲船頭莊子云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

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此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是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事知其宋人以爲灾害告於諸侯

故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疏

注稱字至書日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

正義曰季是一其字友是其名猶如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

疏

注臨淮郡左右

正義曰淮水

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內杜故指其處無以可明炫云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

墮故重

疏

注但言至墮也

正義曰下云風也是風使

言墮星 疏 鳩鳴此若直言星也則嫌是星使石墮故重

言墮星以明所墮之石即是星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說星墮至地皆言爲石經者在地之驗據言墮三專本在天之時故言墮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亦是石也爲言既墮始變爲石聖賢

不說難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鷁過逐風而退飛風高不爲

物害故不

訛風之異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

曰是何祥也吉凶平

正

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爲石墮鷁退能爲禍

福之始故

疏 注祥吉至所

正義曰中庸云國家將開終所在 與必有損祥

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推六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毫有祥桑穀共生千朝五行傳

太音祥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為祥祥是惄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子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皆為祥也襄公以為石鴈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蓋當感其往已故問之對曰今茲魯多

大喪

今茲此歲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

終

魯喪齊亂宋襄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疏

注魯喪至知之正義曰此三者叔興止言其

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鴈也劉炫六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脩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吏將亂子貢見公執玉甲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謂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羸疾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一返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言石鵠過

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以議故而告人

注言石至告人正義曰劉炫云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

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疏云天反時爲天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灾生洪範卷第十四曰行雨者一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占陰陽錯逆非之謂生者石隙鵠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以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鵠之異耳非始從石鵠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鵠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儀說齊亂魯喪自

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
石鵠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
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噴鵠退吉凶所從而
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今辨定以杜注云
石鵠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
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鵠所生故傳云是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鵠石鵠不由於人
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惑或
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
往愴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爲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
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

吉凶止人吾不敢逆君

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

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也他占以對

正義

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凡文言文出言將來吉凶

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凶自由於君不

從石驛而出吾不敢過君
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

夏六月伐厲不克救徐

十五年齊伐

君

而還

屬以救徐

代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

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西北有狐谷亭汾水

出大原

流

注狐廚至入河

一義曰汾水從平陽南流折而西入于河臨汾縣在汾水北狐谷亭汾水

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汾北狄自北而侵南涉汾水至于昆都

此都在汾南也

王以戎

難告工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

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然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

二月會于淮謀節且東略也

鄭為淮夷所病故

城鄫

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

而還

役人遇厲氣不堪
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
別遣師城項不言師諱之

疏注項國至諱之正義曰
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

之者沈去裏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旣稱滅故知
用大師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旣
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
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爲將卑師少以規杜過非也
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今魯國卞縣

疏夫人至于卞正義曰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踰閨今出會齊侯無譏文者凡
夫人之行得禮失禮書其事善惡自明故於文悉無褒

既此時公爲齊人所止夫人會以釋之縱使違禮不合賤責

九月公至自會

公

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與僖公八同

注

與僖至以名

正義曰元年孟于葬

盟赴以名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五年子首止七年于寧母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四年與

屈宇盟于召陵諸侯皆在公亦與焉故爲八也同盟相赴以名主謂當時兩君但與其父盟亦得以名赴其子耳與僖盟既多故不復通數莊閔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

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
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

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
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

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

過十月不產

懷子曰孕



注過十至日孕

正義曰

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又家語云

人十月而生故知過期過十月也易稱婦孕不育說文云

孕懷

子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

男曰圉女曰妾

圉養馬者不聘曰妾



注圉養至曰妾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馬

有圉牛有牧內則女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

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

正焉

官事秦爲妾



師滅項

師魯



淮之會公有諸侯

之事未歸而取項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

齊人

以爲討而止公

內諱執皆言止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

侯于卞

聲姜僖公夫人齊女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

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恆見執故託會以告廟

有

至諱之也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

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

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武孟公子

少衛姬生惠公

公子元

鄭姬生孝公

公子昭

葛嬴生昭公

公子潘

密姬生懿公

公子商人

宋華

無術

子生公子雍

華氏之女子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

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



注雍巫至易牙

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

亦有寵公許之

立武孟

易牙旣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相公卒

乙亥月八日

易

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

內寵內官之有

者權寵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

亥赴辛巳夜殯

六十七
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

人伐齊

納孝公

夏師救齊

傳

五月戊寅宋師

及齊師戰于虧齊師敗績

無虧既死曹衛邾先

去魯亦罷歸故宋師

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虧齊地

狄救齊

無傳故四公子之徒

秋八

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

冬邢人狄

人伐衛

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流注狄稱至義例

正義曰決上狄救齊不稱人

也於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謂中夏諸侯之例此稱邢人是將卑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別

文多稱戎稱狄今君臣同又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褒貶也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牧齊也其意以爲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左氏無此義故爲史異辭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

人殺無虧

以說
宋

鄭伯始朝于楚

中國無
霸故

楚

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
利故

故以鑄三鐘

古者以銅爲兵傳
言楚無霸者遠略



注楚金
利正

義曰考工記云
吳越之劍是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

之徒遂與宋人戰

無虧已死故
曰四公子

夏五月宋敗

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

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請

從焉。

殼衛文公名

衆不可

不聽衛侯諱

而後師于訾婁

陳師訾婁邑

狄師還

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

梁伯益

其國而不能實也。

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

命曰新里秦

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人書名皆從赴

注稱人至從赴正

義曰此云宋人執滕子下云邾人執鄫子二君於傳無不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凡諸執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鄫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從赴者諸侯被執其罪與不罪直以執者稱人稱侯爲異傳例不以書名爲義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其意言彼執已是罪賤書名更無可加故不復以名爲義既不以爲義而被執者有名與不名知其皆從赴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籩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注曹
雖至

見圍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歸節相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人致籩禮也春秋

諸會於國都者即以國都名爲會地地主不序於列此會地於曹南則在曹之都也在曹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雖與盟而心猶不服宋人圍曹傳曰計不服也以不服而被圍知此地以曹南即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致籩無地主之禮以此故不以圍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以秋見圍知此時不服故注言之

注不及至

如會 正

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注不及至

如會 正

義曰諸侯盟于曹南鄆子微往會之未至於曹諸侯既罷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微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欲盟也二十八年歲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至會所此不王會所

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鄖之會下鄭伯髡頑如
會未見諸侯丙戌卒子鄖亦不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高
欲會而往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
故文異耳鄖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鄖國蓋宋公知其在鄖
故使邾己酉邾人執鄖子用之拥人以執宋以
子執之罪及氏宗也鄖

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
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
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

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注稱人至他命

正義曰昭
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

與此執鄖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
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爲文者南面之君善惡
自專不得託之他命事質與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
于社而經不書一社故云赴不及也劉校規過云執蔡世
子友用之不言問山此何須云于社本刑定知不然者以
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鄖子旣同畜牲而用當云鄖

人用鄧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

秋宋人圍

曹衛人伐邢

伐邢在圍曹前
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蔡人

楚人鄭人盟于齊

地於齊齊亦與盟

疏注地於至與盟
正義曰地於

齊者言即以齊爲所盟之地也傳稱陳穆公請脩桓公之好而爲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序諸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

梁亡

以自亡爲文非亡者之罪所以惡梁

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亦與盟會皆以此而知之耳

疏注以自至惡梁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爲文不善所取之國以爲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謫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與無虞之力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宮以盪百姓之心開大國之患是妖穢之先動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

文爲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爲此冬

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

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

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女神



欲以屬東夷正義曰禹訓聚也殺鄫子

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

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已也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



歸齊桓注睢水至用祭正義曰春秋例曰汴水自滎陽

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爲然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辛也下云用諸涇晉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女神女神而謂之社

傳言以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禝之劉
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於人於毫社彼毫社
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以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
傳云始用人於毫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公用鄭
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

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司馬子魚曰古

者六畜不相爲用

司馬子魚公子目庚也六畜不
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疏

注司馬至用馬

正義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
謂

一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

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曰五性不相爲
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爲祭祀所用彼此
同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駒也孝經說曰
房爲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
等其祖不知爲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
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

天不以馬祖類之

小事不用大牲疏

小事不用大
牲正義曰

雜記言饗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穀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

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齊相公存三亡國以屬諸

侯

三亡國
魯衛邢

疏

注三亡國魯衛邢

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

相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相公築夷儀以扞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相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者美大齊相之功耳

義士猶曰薄德

謂欲因亂取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宋公二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

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
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又用諸淫昏之鬼

非周社故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恐其士國

伐邢以報蒐圃之役

邢不遠退所
以獨見伐

於是衛大

旱上有事於山川不吉

有事祭也

甯莊子曰昔

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

伯長也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

而兩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

子魚

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

崇虎

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

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

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

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

之好也

宋襄公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不書取果者主名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溝塗

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
傳公更高大之令猶不

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
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疏注魯城至文也
正義曰魯城南門

本名稷門今新作者新脩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
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時魯人其言猶如此也
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
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故爲此言以異之釋例
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
之事總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

夏部子

來朝

無傳郜

跪

注郜姬姓國

正義曰二十四年傳

雷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聯

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葬滅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

無傳西宮公別官也天

注西宮至六年

正義曰穀

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梁以西宮爲閔公之廟禮宗

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公羊爲說

故云公

鄭人入滑

入例在襄十三年

秋齊人狄人盟

別宮也

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失土功凡之時

啓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

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
識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疏

注門戶至之例 正義曰傳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
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閭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
脩閭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
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爲閭扇
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
云從時知從何時豈立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故
杜更爲別說辟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門戶道橋所以開
人行路故以爲啓城郭牆塹所以障蔽往來故以爲塞雖
言無所據而理在可通此二事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當
須之不可一日而闕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
以土功時月也此新作南門者當時不是傾壞舊公欲脩
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急得待土功閒月今以日至之後
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識之云書不時也傳既識舊公
作門不時嫌門戶牆塹之類交急之事亦待土功之月故
別起從時之例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門須待時耳杜
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

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輒脩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戶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關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墮壞時而脩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既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脩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

文公子洩堵
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

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
鬪穀於苑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

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

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

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禮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

屈己之欲從衆之善

以人從欲鮮濟

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無傳為邢故

宋人齊

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

大旱

季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疏

注季不至不收

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

季必爲旱而經或書旱或書旱者季而得雨喜季有螽
草不書旱旱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季不獲雨故書
旱也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
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
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
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云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
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曹伯曾子孟

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

執宋公以

伐宋

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宋國其執之文

冬公伐邾

無傳爲邾城須句故

楚人使宣申來獻捷

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

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十有二月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

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注諸侯至諸侯

正義曰

諸侯之

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

又不告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之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敢也此盟亦摠言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解之魯先不屬楚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非後期也公非後期而摠書諸侯者此則會孟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摠言耳非爲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謂軍敗

夏大旱公

欲焚巫尪

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恐雨入其皋故爲之

疏

注巫尪至焚之

正義曰周禮

旱是以公欲焚之

疏

女巫職去旱暵則舞雩此以爲

正義曰周禮

旱欲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并以巫尪爲女巫則尪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爲尪非巫也巫是

擣神之人尪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

雨入其皋俗有此說不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玄云

尪者面鄉天觀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

鄭玄云巫主接神亦觀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故鄭玄以爲觀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爲

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禮記旣言暴尪又別言暴

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稽勸分

稽儉也勸分有無相濟

疏

注稽儉也

正義曰稽是愛惜之義故爲儉也襄二

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
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如此之類皆是務爲儉也務爲儉稽而脩城郭者服虔云
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爲守備也

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不害

不傷

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

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

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爲二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

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司主

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齊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

邾人滅須

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爲

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碑有齊

之祀保
安也

蠻夷猾夏周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
夷昭二十三年叔孫

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
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注此邾至
諸夏正

義曰蠻夷猾夏弁與文猾訓爲亂故云亂諸夏也此注引
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婼曰偏撫古本皆作豹字蓋注
後即爲誤若封須句是崇暉濟而脩祀紓禍也

紓解也爲明
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雖別
國而削弱

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
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晉嘗晉伐邾取須句



須句至須句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
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邾國屬魯

故知如顓臾之
比略有備書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胄于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胄于

魚門故深恥之不言
公又不言師敗績
冬十有一月己巳朝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々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

以主帥人數
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

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也

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泓戰起

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私戰起

東遷也

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

辛有適伊川見

被髮而祭於野者

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

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被髮而祭有象夷狄

其禮先亡矣

正義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誅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注允姓至年信正義曰昭九年傳

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誅以來是此戎爲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敦煌則陸渾是敦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名故至今爲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爲辛有言驗

者蓋今之遷戎始居
被髮祭野之處故耳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

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

嬴氏秦所妻
子圉懷嬴也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

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婢子婦人之卑稱

注婢子

卑稱正義曰曲禮女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是婢子爲婦人之卑稱

以固

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

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

叔富辰周大夫大夫叔王
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

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

沈曰

至孔云

正義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治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甚迴旋而相歸

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

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爲二
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

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卑小臧文仲也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唐

省戒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顯明也思
猶辭也

命

不易哉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
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疏
敬之至易哉
正義曰詩周頌

羣臣進戒成王之辭言爲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

其承天命
甚爲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𧔗薑有毒

疏

盜薑有毒

正義曰說文云薑飛蟲螫人者也薑毒

蟲也方言云薑趙謂薑爲蠻蠻其小者謂之蠻通

俗文云薑長尾謂之蠻蠻毒
傍人曰姐蠻列主或作薑

而況國乎弗聽八月

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

襄公胄縣諸魚門

胄樂鑿魚

門邾城門



注胄樂鑿義曰說文

正

樂鑿首鑑也書傳皆云胄無樂鑿之文言樂鑿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

楚人伐宋以

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父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

興天所弃必不可不如救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

未盡渡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

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羽在君左右殲盡也



注門官至盡也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

藏盡釋詁文舍人云藏衆之盡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

二毛頭白有二

古之爲軍也不以阻

隘也

不因阻隘

以求勝

寡人雖亡國之餘

宋商紂之後

不

鼓不成列

取以

許季疏

不敢不成列

正義曰軍法鳴

鼓以戰因謂文武爲鼓彼不成

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故注云私以詐謀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

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

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雖因阻擊之猶

恐不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

疏

且今至吾敵也正義曰

言用兵之法前敵無間彊弱不可遺留且復若留彊者還爲己害故曰且今之陳上不被損傷下力彊者皆能與吾相敵若其不殺還來害我是以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恩義於二毛之人

疏

正義曰盜法保民者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苟壽也舍人曰耆耆也血氣精華衰竭

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耆而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也獲則取之何有於

疏

雖及胡者正義曰盜法保民者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苟壽也舍人曰耆耆也血氣精華衰竭

二毛

今之勍者謂與吾戰者胡奇元老之辭

明設刑戮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明設刑戮
以恥不果

傷未及死

如何勿重

言尚能害己

若愛

重傷則如勿傷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言苟不欲

傷害則不如本勿傷之

若愛其二毛不欲

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聞

若愛至服焉

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

之語然猶似敢即不敢若愛彼重傷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

不如本勿傷之若愛其二毛不欲

傷害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

三軍以利用也

利為

興金鼓以聲氣也

鼓以佐士

流

注鼓以至聲氣

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盜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爲此前敵儼嚴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

御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鉢和鼓以金鑄御鼓以
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鉢鑠鐸皆助鼓以聲氣其鏡則
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鏡
且却哀十一年傳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
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

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儳巖未整陳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

澤

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
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

注楚子至鄭地
正義曰以芊是

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言之二者共
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
僭恣不
如禮也
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

師縉楚樂師也
俘所得囚馘所

弑

疏

注師縉至截耳。正義曰書傳所言師曠師曹師
耳。編師嗣之類皆是樂師知此師縉亦樂師也。釋註

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
今以獲賊耳爲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戰
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殺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功也。

君子曰非禮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閨

閨門限

疏

注閨門限

正義曰釋官云扶謂之閨。孫炎曰扶門
限也。經傳諸注皆以閨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外內

之限

戎事不遯女器

週近也。器物也。言戎事
也

丁丑

楚子入享于鄭

為鄭所饗九獻

用上公之禮九

疏

注用上至禮畢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

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醉主人。主人又

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為獻酬而禮始畢也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

庭賓

旅百

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注庭中至百也

正義曰饗禮既

亡

庭實所有及所加邊豆無以言

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飧禮略同掌客云饗
旅之禮其死牢如飧之陳上公食五牢飪一牢陳在西階
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
八鮮腊九從北南陳又有陪鼎三腳鼎一在牛鼎之後
鼎一在羊鼎之後晚鼎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
之前宰列九鼎無陪鼎也侯伯飧四牢飪一牢腥三牢子
男飧三牢飪一半腥二牢其陳列皆如上公又上公醯六
十甕從陳於庭碑東醯六十甕從陳於碑西侯伯醯醢百
甕子男八十甕其陳如上公又上公米百有二十筥橫陳
於醯醢之間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陳如上公此飧禮庭
實之物饗餼亦然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
十四鄭注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

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
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邊數亦然其邊豆之物者周禮邊
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其實澧蕷白黑形鹽臚鮑魚鑄
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蕷揀實加邊之實蕷失栗脯羞
邊之實糗餅粉餐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
醋醢昌本麋羨蕷菹菹鹿羨茆道麋羨饋食之豆其實菹菹
蠃醢脾折蜃醢蜃𧇵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芥菹兔醢深
蒲醢醢筍菹鴟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捲食此等所
陳雖爲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三十
年饗有昌致白黑形鹽公食大夫澧亦有昌本之屬此
云加邊豆六品必是此等之加邊豆六品

食物六品
加於邊豆

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

加邊豆六品

邊豆禮

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

食器

以歸

二姬文
丰女也

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

不以
書終

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

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爲商臣沂叔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縕

縕宋邑高平昌邑縣

東南有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三同盟

同盟正義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于壯丘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而數之者以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欲顯公會之事故盟在釋前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非也

秋

楚人伐陳

疏

楚人伐陳

正義曰傳稱楚成得

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

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闢周之
奠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成

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入例也加社
被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

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

莊二十七年幽孺伯至此用夷禮與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繢以討其不

與盟于齊也

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相公之德而宋
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庭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終子魚之言
得死爲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成得死爲幸

臣子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集今譙縣也夷一名
城父今譙縣城父縣

王也

二地皆陳邑頓國

今汝陰南頓縣

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

伯曰子若國何

叔伯楚大夫薳邑也
以為子玉不任令尹

對曰吾

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貴仕其人

能靖者與有幾

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

經在明年從赴

懷公命無從亡人

懷公子圉亡人重耳

期期而不

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

召

偃子犯也

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未期而執

突以不
召子故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疏

注名書至罪也

正義曰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己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

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釋詁文

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上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明服

周言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

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

之有

言讓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僖公張本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

曰子杞夷也

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

曰子以明之

疏

注成公至明之正義曰何休膏肓難左氏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

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卒者人之終於終貶之見其終身行夷禮也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尼以文貶之稱子貶之而曰子者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故貶之爲子言如夷狄之大國耳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

則赴以名禮也

隱十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非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

例 赴以名則亦書之

謂未同盟

不然則否

謂同盟而

不以辟不敏也

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

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不書至敏也正義曰隱七年已有例矣今重發者釋例曰杞侯降爵嫌有異

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薨赴有法若或違之國君亦承告而書不必然正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

晉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事在

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

以祿享受也保
猶恃也



享其生祿

正義曰人

於是乎得人

致衆以祿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故報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襄趙
夙弟

顛頽魏武子

武子
魏犨

司空季子

胥臣曰季也時稱
毛賈佗皆從而稱

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注胥臣至大功

正義曰胥氏也臣名
也晉有曰邑蓋食采於曰邑字季子而

爲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頽歸晉尋即被戮而言大功者當爲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即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

狄人伐唐咎如

唐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



注唐咎如至隗姓
正義曰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
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爲
隗姓
也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取季隗生伯儻叔劉以叔隗妻趙襄生

荀荀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

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請待子處狄不復成嫁

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

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

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

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

稽首受而載之

乞食至載之正義曰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

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

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十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鴻尾其有此土平天以命矣復於壽星獲於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相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四十馬爲乘八十匹也

公子安之

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齊相旣卒知孝公不可恃

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

姜氏重耳

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



及齊至殺之正義曰晉語云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

於齊而已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有終焉之心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弑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

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寶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無去志



醒以戈逐子犯

正義曰晉語云逐子犯曰

吾食舅氏肉其知廢乎舅犯走且

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我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宋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行及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

浴薄而觀之

薄迫也駢
脅合幹

疏

及曹至觀之
正義曰斷其裸以上爲句

裸謂赤體無衣也駢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同其浴乃逼迫以觀之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孔晃云謀候也微蔽也注薄迫至合幹正義曰薄者逼近之意故爲迫也說文云駢脅并幹也肋脅骨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孔晃云陳公子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則脅是腋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

僖負羈之妻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爲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異於曹
乃饋盤飧寢處焉藏璧於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殮反璧及宋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
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
也啓開也

疏天之所啓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

也開道者非人所能及欲令鄭伯禮之

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天其或者正

義曰天意不可必知故言或者謂天意或當然也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

蕃息也

疏

男女至不蕃

正義曰禮取其

子

也

不取同姓譬連禮而取故其生

也

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禮不適也又曰異

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

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拘

也

及畏蹠故也蹠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辟同

姓畏亂灾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

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也

晉公子

大戎狐偃之子故曰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

大戎狐偃之子故曰姬出

離外之患

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

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

注國語至卿才正義曰晉語云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子

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車趙衰而長
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諸侯備
負羈言有鄉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

晉鄭同儕

儕等其過也

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平弗聽及楚楚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

三退不得
楚止命也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鞬以與君周旋

弭弓末無綠者橐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

疏

注弭弓至逐也正義曰釋器去弓有綠者謂之弓無綠者謂之弭李述曰骨節兩頭曰弓不以骨節兩

頭曰鞬孫炎曰綠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節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爲弓末也詩云載橐弓矢則弓失所藏俱名橐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橐而入注云示無

弓則橐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橐鞬二物必

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橐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凡冕上馬鞬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橐鞬之文故云左

鞬執子玉請殺之

畏其志大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

儉

志廣而體儉

支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肅敬也

忠而能力

疏

廣而至能力
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儼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樸急故美其能寬容也

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美其能

兼有之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

晉侯惠公也

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平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

懷羸子圉

妻子圉謚懷公

故號爲懷羸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匜沃盥器也揮清也

疏注匜沃至淵也正義曰說文云匜从皿彌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

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穰羸奉匝盛水爲公子澆水今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滿汚其衣故云揮

前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匹敵公子懼

降服而囚

去上服自拘因以謝之

疏

注去上至謝之曰晉語說此事云公子

正義

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遣孔

昆云歸懷藏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申

於知已降服於懷藏屈於不知已他日公享之子犯白吾不如

衰之文也

有文辭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公賦六月

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遷

晉必能斥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疏

注六月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

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

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教乃是卒章

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

者不是首章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

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

言其事則賦載駝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

明首章者今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

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揔皆如此劉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

趙衰曰重

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

一級辭公子稽首襄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

詩首章言序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通襄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

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疏天王出居于鄭正

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謂出畿內居若移居然天子以下爲家所在皆得安居故爲天子別立此名釋例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以出居爲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別國

晉侯夷吾卒

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嗣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

告入也

納重耳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

羈絏從君巡於天下

羈馬羈
絏馬縕

注羈馬羈絏

正義曰說
續

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紺係也少儀云大則執紺牛
則執紺馬則執鞬服虔云一曰犬縕曰紺古者行則有犬
紺今正以紺爲馬縕者紺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
紺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於天下用馬爲多故主於馬
耳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

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

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
此白水猶詩言謂子不信有如曠日

注子犯至

曠日正義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
曠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
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

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

投其璧于河

質信於河

濟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

桑泉在河東解縣西
解縣東南有臼城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懷公遣軍距重耳
解縣西北有郇城

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解縣西北有郇城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

文公之祖
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

亦不告也

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
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

書于
箕
呂郤畏逼

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是爲文公所逼害

將焚公宮

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辭不見曰蒲城之役

在年

君命一宿女即至

即日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田獵

女爲惠公

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

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祓所斬文
公衣袂也

夫祛猶在
正義曰祓

辭也披時斬祓之恨今日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

其知之矣

知君人之道

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

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人狄人余何有焉

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

其無蒲狄乎

疏

蒲人至狄乎時君爲蒲邑人惠公之時君爲狄正義曰言獻公之

國人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有人在蒲在狄爲君猶是也

齊相公置

射鉤而使管仲相

乾時之役管仲射指公中帶鉤

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

言若反齊相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

行者甚衆豈唯

刑臣

被奄人故稱刑臣

疏

行者至刑臣

正義曰公言女其行乎欲使之出奔也公若反齊相

念舊惡則出奔者甚衆多矣豈唯刑臣一人平言畏罪者皆奔去

公見之以難告

呂告

邵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

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秦穆公女文嬴也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新有呂郤

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



注新有至紀綱正義曰新有呂

郤之難國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公也說文云綱維紩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華之大繩紀者

別理然繩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謂爲之首領主帥也

初晉侯之

取晉頭須守藏者也

頭須一曰里兔須左右小吏



注頭須至小吏正

義曰一曰里兔須者史記謂之里兔須與傳文不同必有一謬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注云晉未冠者之

官其出也竊藏以逃

文公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未

文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

心覆疏

沐則心覆

正義曰韋昭
去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

心覆則

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

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言弃小怨所
以能安衆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二子伯
叔劉

文公妻趙襄生原同屏括樓嬰

原屏
仲三

二之
邑

趙姬請逆盾與母

趙姬文公女也盾
狄女叔隗之子

子

餘辭

子餘趙
襄字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

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

而已下之

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
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

晉侯賞

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介推文公
微臣之語

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此也難與處矣

疏

下義至處矣正義曰在下者以貪

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上下相欺蒙難可與並居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

以死誰懲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

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

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

對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

偕俱也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

人

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上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入滑在

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三十年

伐滑

堵俞彌鄭大夫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二子

周大

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事在莊二
十一年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怨王助衛爲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

疏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

大士至及

也正義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玄以大上
爲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則以大上其次爲世代之
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立功謂禹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
以人之賢愚爲上次非復年代之先後也然則大上謂人
之最大上上聖之人也以德撫民唯能是用不簡親疎也
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爲下
周公親親之事張本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

制法爲後不獨爲身
聖人之身不恃親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母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

原鄆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榮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

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縣東

邢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

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

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膄也

周爵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

南有疏昔周至膄也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胙亭故通謂國衰爲叔世將亡爲季世昔周公傷彼

夏殷二國叔世疎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斥輔
至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爲諸侯之君以爲蕃籬屏蔽周室
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爲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
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
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爲富辰盡以其事屬周公者以武王
克殷周公爲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
爲皆是周公之法故歸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
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
王之時已達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
周昭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則康王之
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
叔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是武王封
矣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
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爲

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爲武王封也凡薄邢茅胙
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王即政之後武至齊
王之時始封之耳注弔傷至兄弟
正義曰弔傷俱是
悼往之辭咸訓爲皆故爲同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典皆叔世也彼叔世謂三代之末世知此二叔亦二代之
末世也二代之末疎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
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蕃屏者分地
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藩籬屏扞也鄭衆賈逵皆以二叔
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
詳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
之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注十六至縣東
正義曰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
文子爲昭武子爲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
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
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蔡鄭魯衛鄧曹康七國

當時皆在已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鄭在此年春亦已解訖其毛聃闕故唯解管雍畢鄭也武穆四國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邢也周公之肩邢國見在隱七年解訖凡祭闕故唯解蔣茅胙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

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東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

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
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曰常棣之華鄂不

韓韓

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韓韓言韓韓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韓韓然

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

莫如親兄弟

其四章曰兄

弟閑于牆外禦其侮

閑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疏

召穆至其侮 正義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爲設燕會而作此周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韓韓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韓韓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彊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彊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彊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韓韓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可爭訟于牆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其他

人之侵侮也

注類善至小雅 正義曰類善釋詁文刻者聚合之意故爲收也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不善故知是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踰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

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注常棣至韓然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

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韓

乎言其實韓韓也古之人語有聲而倒者詩文多有此類注聞訟爭貌正義曰釋言云閭恨也孫炎云相恨

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以心相怨恨而爲閭是爲爭訟貌也如是則兄弟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也今天子不忍小忿

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

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

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

疏

庸無至姦之大
正義曰親暱尊是愛敬之辭也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其庸即用也用其有功勲者親

其親族親者暱其道路近者尊共賢行者此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訓就也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其心頑

者用其口嚚者此四事是姦之大者也勲親近賢據事上爲名聾昧頑嚚據身上爲名以狄無他事故於耳目心口

之上爲惡名耳下文各以四事覆之唯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良叔詹堵叔

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

略耳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勲也又有

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

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弃嬖寵而用

三良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

爲近

道近當
暖之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

聾目不別

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

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狄皆則之

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

當周公時故言
周之有懿德

其懷柔天下也猶

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周召穆公亦云

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

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變周召親
兄弟之道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

前有子頤之亂中有
叔帶召狄故曰民未

禍其若文武何

言周廢文武之功業

王弗聽使頽叔桃子

出狄師

二子周大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

以其女爲后

疏王德狄人正義曰荷其恩

著謂之爲德古人有此語也富庶

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施功

勞也有勞則
報過甚

狄固貪楙王又啓之

疏義曰方言云殺

正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竟
遠之則忿怨無已不猶已也

人取財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正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竟
遠之則忿怨無已不猶已也

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
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

公奔齊

奔齊在十二年

王復之

在二十二年

又通於隗氏

隗氏

王所立
狄后

王替隗氏

替皮

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

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

御之

周禮工之御
士十二人

疏

注周禮至二人

正義曰周禮無御士
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士下士十

有二人掌王之燕今鄭玄云燕居
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爲王擯寇

王曰先王其謂我何

先王惠后也誅大
叔恐違先王志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

國人納之

蔡叔周地在河南鞏縣東

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

富辰

原毛皆采邑

疏

注原毛皆采邑
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爲王

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云皆采邑也

王出適鄭處于汜

鄭南汜也

在襄城

疏

注鄭南至縣南
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

處于汜及楚伐鄭師于汜皆以爲南汜其東汜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汜南故爲東汜各隨其所近而言也

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

子臧出奔宋

十六年殺子華故

好聚鵠冠

鵠鳥名聚鵠羽以爲冠非

法之

疏

注鵠鳥至之服正義曰釋鳥云翠鵠李巡曰服鵠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

州郭璞云似燕細色生藝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他獻文帝翠鳥毛然別鶴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鶴羽以

為冠也

鄭伯聞而惡之

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八月

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

委猶適也

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詩嘆

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

詒伊感其子臧之謂矣

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

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疏

注夏書至禹宣事故傳通以其篇為夏書

正義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就禹

疏

事故傳通以其篇為夏書

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

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
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

宋及楚

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

禮於皇武子

皇武子
鄭卿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

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

有事祭宗廟也膳祭
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有喪拜焉

宋弔周喪王
特拜謝之

疏

注宋弔至謝之
正義

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

弔其弔者謝其勤勞平者不答弔以其爲事而來不自同
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
人不弔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豐厚可也鄭伯
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禮物事事加厚
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

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

鄙野也

敢告叔父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

叔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父

官守

官守王之羣臣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驃

父告于秦

二子周大夫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

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叔帶襄王同母弟

天子凶

服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

鄭伯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疏

省視官具 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親自省視當國官司今具其器用送之於无而後聽其私政也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得先君後己之禮

衛人將伐邢

禮至日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禮至衛大夫謂邢正卿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爲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

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疏

注衛邢至罪之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

正義曰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故云罪之也

夏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歎以元年即位四年正義曰

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宋蕩伯

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

非禮故書

記

注伯姬至故書

正義曰伯姬魯女而以宋蕩耶伯姬故知自爲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

踰竟是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歸來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指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則此人字蕩也故云蕩氏妻

宋殺其

大夫

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

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

傾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

見納疏

注頓迫至納故正義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

子迫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

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釋例曰傳

稱諸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與師見納之事不待例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復言歸歸納不須兩見故云頓

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疏

注洮魯至賜族正義曰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

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督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葬已免

喪至於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大子發之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事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

城掠以赴外殺之

疏

掠以赴外

正義曰

文云掠持臂也謂執持臂

臂投之城外也掠本持臂之名遂謂
臂下臂上爲掠是因名轉而相生也

正月丙午衛侵

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掠殺

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詐以威

同姓而反錦功於器

秦伯師于

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

勤納王也

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

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斥輔周

室

疏

繼文之業使信義宣布於諸侯

正義曰言欲繼文侯之功業而使今日納王是爲可矣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黃帝

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

疏

注黃帝至爲吉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

曰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當爲擠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以公曰吾不堪也

文公自以爲己當此兆故曰不堪

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

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

大有

乾下離上

大有

大之睽

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

曰吉遇公用享

于天子之卦

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

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言卜筮協吉方更揲言二

正義曰卜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益得大有是王享也

且是卦也

卦之義不繫

於一夫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爻

可乎

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言去睽卦還論
大有亦有天子

降心之象乾尊離卑
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晉侯醉秦師而下

辭謬秦師
使還順流

故曰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

大叔在溫故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
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

醴命之宥

旣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數也宥助也

請隧弗

許

闢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駕輶而下

疏

注闢地至而下

正義

泉隧而相見是闢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墳遠而闢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

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隧爲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掘而下故不得用隧晉侯請隧者欲請以王禮葬也

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檳茅之

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

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

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

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本鄀

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
其後遷於南郡都縣



汴郡本至都縣

正義曰言

本在商密者據在後移都郡

都以爲本耳其實此時在商密後始遷於鄀縣國至鄀而滅故彼縣專得鄀名當此秦晉伐鄀之時國名爲鄀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者正謂成鄀國也析是鄀之別邑戍人居鄀地爲商密之援

楚

商密商密關克申公子儀屈禦

子儀屈禦

商密

子儀屈禦

鄀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鄀以爲商密授

秦人過鄀隈

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

鄀楚邑一名白羽今

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爲克鄀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鄀人

宵坎血

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

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鄀矣戍人反矣乃降秦

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商密
不復言晉

折戍亦敗故
得四二子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既降
也

者秦爲
兵主

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爲頓
圍陳

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謀圖
也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伯貫

周守原
大夫也趙襄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狐溱
溫大夫

子之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

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

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

勃鞮

對曰昔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疏

注言其至行也

正義曰杜以徑

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從披

故使處原

從披言也

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于

衛寧速盟于向

向莒地寧速衛
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

鄙小追齊師至郿弗及

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

地名郿下



齊人至弗及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將無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能逐其師若言追大師然變文

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迫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以美公猶嘉季子之獲而書莒罕也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此言至郿者美公遠追能遠至齊地故書之也桓十一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

齊人侵我討洮向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指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爲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

從本

夏齊人伐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衛人先使微者伐之

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也
乞不保得之辭



注

子至之辭。正義曰：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云大夫者，大是摠辭也。今定本爲魯卿，乞則自我之心得否，在於彼國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偏成其計，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郤鑄乞師是也。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爲内外同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同其意。以爲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縣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識。

滅同姓

冬

楚人伐宋圍繕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傳例曰師

能左右之曰以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不公

平茲

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

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

展喜犒師

勞齊師

注勞齊師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帥之名也服虔云以

圓

注

勞齊師

正義曰犒者以酒

食餉饋軍帥之名也服虔云以

酒

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

也魯語云使展喜以膏沐犒師使受命于展禽

柳下惠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

柳下注柳下惠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

圓

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

字禽是

二十字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

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言執事不敢斥尊不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

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

所以當恐

疏

注如而至當恐

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

當恐

攘

攘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桷無覆蓋杜

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致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磬劉炫云如磬在縣

下無乘帛竝乃以
服義規杜非也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

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

載載書也

大師職之

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

桓公是以糾合諸

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斥救其災昭

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

功

率循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

曰

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

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

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

注祝融至其祀正

義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莘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爲楚之遠祖也自祝

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為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為得也

楚人謹之對曰我先

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熊摯楚嬪

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注熊摯至夔子

正義曰傳言熊

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楚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太熊繹立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

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吾是以失楚又

何祀焉

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秋楚成得臣鬪宜申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成得臣今尹子玉也

鬪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

其善於晉侯也

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繢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左右謂進退在已

范

凡師至曰以

正義曰能左右者為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故注云謂進退在已釋例

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博例稱師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為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穎既不守例為斷又亦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

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尋案晉侯以季孫歸又非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

宣相公子雍

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授

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逼齊

楚申公叔侯戍之

爲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

相公之子

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